

拉美国家 20 世纪 8、90 年代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后果及启示

1 选题背景和意义

笔者认为,如果想要对一个现象有更深刻的了解,观察这个现象在极端状态下的情况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在这样的认识下,拉美国家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无疑是一个全面认识通货膨胀的最佳案例。此外,拉美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与其本身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当时全球经济联系的加强密切相关。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吸取拉美国家当年的教训,坚持经济规律、独立发展,和警惕全球经济下暗藏的危机尤为重要。笔者从拉美恶性通胀的表现、原因、后果和启示四个角度出发,对以往学者有关拉美恶性通货膨胀的分析的文献进行梳理,意在更全面地展现拉美国家恶性通胀的面貌。最后则是笔者基于已有的研究和所学的知识,从通货膨胀预期的视角对拉美恶性通胀发表的一些愚见。

2 文献综述

2.1 拉美国家恶性通货膨胀的表现

根据菲利浦·卡甘 1956 年发表的恶性通胀的经典定义,将恶性通货膨胀现象定为起始于物价涨幅超过 50%的那个月,结束于月涨幅跌落到该百分比以下(以后至少一年不超过这个百分比)的前一个月(卡门·M·雷茵哈特,米古尔·A·萨瓦斯塔,2004)^[1]。

拉美国家在 8、90 年代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不是突然的,在进入恶性通货膨胀时期之前,拉美地区就已经历了较长时间且变化不定的中高度通货膨胀。从五、六十年代起,拉美的通货膨胀率就是世界最高的,七十年代以来,形势日趋严重(杨纓,1987)^[2]。从 80 年代拉美国家通货膨胀的情况看,整体趋势是在加速增长,通货膨胀的加速运动形成了趋向于恶性通货膨胀的危险迹象(弗朗西斯科·L·洛佩斯,1988)^[3]。根据卢韦(1988)^[4]的统计分析,拉美的通货膨胀在 1975-1979 年间开始跑步,短短五年间全地区的平均物价上涨率从 30%上升到 51%;1980 年后,拉美进入恶性通货膨胀时期,全地区平均物价上涨率从 1980 年的 54.8%直线上升到 1985 年的 161.5%。1985 年整个拉美地区平均通货膨胀率达 610%,其中玻利维亚达到惊人的 23000%(朱行巧,1992)^[5]。1986 年通货膨胀率压低到 83%,但 1987 年重新上升到 147%的高点(卢韦,1988)。卡门·M·雷茵哈特等(2004)认为,实际上,慢性高通胀并非必然会恶化成恶性通胀。现代恶性通货膨胀既不短暂也不迅猛,在多数场合,之前都有好几年慢性高通胀的过程,地方财政失衡导致货币供应的失控发展最终导致了恶性通胀的发生。

2.2 拉美国家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

关于拉美国家恶性通胀的原因,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但所有学者一致认同,拉美恶性通胀的发生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而除了恶性通胀发生前的众

多因素，恶性通胀发生时国家不当的处理方法也是加剧恶性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1) 不合理经济发展方式

拉美国家在西方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的交互影响下，一些国家的经济决策者认为，通货膨胀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宋晓平，1995）^[6]。这种通货膨胀“无害论”的思想使得拉美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做出了很多错误的选择。杨纓（1987）认为，拉美在战后的发展过程中，只注重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的表面模仿，忽略了本地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是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①追求工业化，忽视经济的发展规律。对工业化的片面追求表现为拉美国家农业比重的大幅下降；且拉美最初的工业化发展是基于工业产品的进口而非自主活动。这种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使得拉美在技术和资金上都过度依赖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进一步导致了80年代拉美外债的急剧增加和1982年债务危机的爆发（高君诚，1990）^[7]。②片面追求城市化，忽视生产力的平衡发展。战后拉美国家城市化的发展是由政府的过度支出换来的，造成了生产力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并加重了需求压力。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使城市失业率增加，服务行业和非正式经济部门过度膨胀（卢韦，1988）。③消费早熟的倾向。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是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具有刺激消费的作用；且发达国家的高消费示范和跨国公司的广告推销影响了拉美的消费心理，使消费水平迅速提高。消费超前直接冲击消费市场，推动物价的上涨（卢韦，1988）。

八十年代，随着拉美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加剧，经济不平衡和消费膨胀的后果日益暴露出来；在国民经济增长缓慢，国民收入下降的情况下，要满足国内高消费的需求，势必造成消费增长超过生产增长，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国际支付逆差和外债增加，通货膨胀恶性发展（杨纓，1987）。

2) 石油危机的影响和“滞胀”危机转嫁

70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对拉美不同类型的国家都带来了重大影响，并在其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引发了拉美国家的恶性通货膨胀。对石油输出国来说，石油危机后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带来了国家石油收入的剧增，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加快，总需求量和公共投资规模大幅上升，但这种“石油繁荣”却十分脆弱和短暂。受石油危机影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出现经济“滞胀”，通货膨胀加剧、出口工业品上涨，向外贷款的利率提高，使石油输出国的石油收益很快化为乌有（陈芝芸，1983）^[8]。但“石油繁荣”时期这些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和经济建设，并大举外债；然而，受制于生产技术水平，大量的资金投入却没能带来相应的产出和供给，流通中货币量的增加导致国内物价水平的不断上涨和需求量的增加，但供给却没能跟上，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而拉美多数国家的石油都不能自给，因此两次的石油提价对拉美整体物价的冲击很大；这是因为拉美大多数国家对石油的高依赖性，故石油价格的升高使国内生产成本普遍提高，带来物价的持续上涨（卢韦，1988）。

3) 指数化机制受下长期高通胀的惯性作用

为在长期处于高通货膨胀的社会中生存，一些国家的经济管理者在 80 年代采用了指数化技术。指数化是一种保护实际收入免受通货膨胀侵蚀的机制，意味着将一个人出卖的商品或劳务价格同一个人购买的商品和劳务价格的平均水平挂钩；在一种高度指数化的经济中，通货膨胀主要产生于惯性作用：成本提高引起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又引起成本提高（弗朗西斯科·L·洛佩斯，1998）。卢韦（1988）认为，这种局部地弥补通货膨胀的后果，根本无法全部弥补居民实际收入的损失；因为指数化措施所用指数是以前物价为计算基础的，到调整时物价已经变动，指数化反而成了引导通货膨胀的工具，使工资——物价螺旋上升惯性化。实际上，指数化机制下的通货膨胀是无法用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传统措施控制的，惯性因素左右着通货膨胀过程，经济管理者则成为惯性因素的俘虏（弗朗西斯科·L·洛佩斯）。长久以往，指数化机制下对长期高通货膨胀的控制愈发困难，长期通胀则最终演变成高通胀率的恶性通货膨胀。

4) 债务危机和财政赤字的大量增长加剧恶性通货膨胀

债务危机使削减公共赤字变得特别困难，但不这样做就难以使通货膨胀率持续下降；各国政府受到投资需要和社会性开支的压力，但这些政府首先必须支付外债利息（弗朗西斯科·L·洛佩斯，1988）。为了填补工业化所需资金的缺口和支付大量进口所需外汇的不足，拉美国家在 70 年代借入了过多的外债，进入 80 年代又几乎增加一倍；大量借用外债直接和间接地加速了通货膨胀。首先是大量外债的进入增加了货币流通量；此外，国际金融市场借贷利率的升高大大加重了还本付息的负担，1982 年以后，拉美每年还本付息约占出口收入的 45%，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进口购买的能力，使得大批企业停产或开工不足，加大了供给的压力；且经济萎缩减少了财政税收收入，社会支出的增加又扩大了财政赤字（卢韦，1988）。而拉美国家为了偿债付息，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争取多出口多创汇，地区贸易顺差有所增加；但这是在压缩国内总供给和大量减少进口的基础上实现的，故又加剧了通货膨胀（朱书林，1990）。总的来说，受巨额外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拉美国家的财政赤字难以缩小，但社会支出的不断扩大却很少能转化为供给的增多（也受到进口产品价格上涨、成本上升等影响），社会中流通的货币量居高不下，物价持续上涨。

2.3 拉美国家恶性通货膨胀的后果

首先表现为拉美经济发展的停滞和经济衰退。80 年代是拉美经济“失去的十年”，1989 年拉美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 0.2%，且部分国家出现了负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下降（朱书林，1990）^[9]。

在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时，不仅货币会失去价值，而且以各种名义表现的资产：政府债券、储蓄帐、退休金和保险单等也是一样（A·A·尼基福罗娃，李学宇，1997）^[10]。卡门·M·雷茵哈特等（2004）有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恶性通货膨胀会使拉美国家的金融媒介作用降低，并带来银行业危机。这是因为恶性通胀会削弱金

融部门的规模，慢慢侵蚀价格体制的功效和国内货币作为价值载体、结算单位和兑换媒介的作用，极端情况下把几乎整个经济体带入实物交易的境地；而由于金融媒介作用的大幅度降低，银行业危机便成了所有现代恶性通胀的一个通病。

据拉美经委会的统计，拉美主要国家居民实际收入下降，在 1981 年以后的 7 年间，拉美各国平均实际工资下降的年份有 3-4 年（卢韦，1988）。失业成为普遍问题，80 年代后半期，拉美地区城市公开失业率为 6% 左右，90 年代前半期基本上保持同样的水平；90 年代后半期地区就业形势明显恶化，全地区城市公开失业率由 1995 年的 7.2% 上升到 1998 年接近 8% 的水平（苏振兴，2000）^[11]。而在就业质量上，80、90 年代拉美地区越来越多劳动力进入第三产业部门和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不足现象严重，就业质量进一步下降（苏振兴，2000）^[12]。

除了引发经济上的后果外，持续恶化的通货膨胀加剧了社会动荡，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在 1989 年都爆发了较大规模的社会骚乱；在其他国家中，由通货膨胀引起的劳资纠纷和要求增加工资的罢罢教也不断发生（吴国平，1990）^[13]。而由于经济增长缓慢，物价飞涨，失业人数增加，各种黑势力乘机活动，犯罪行为明显增多（卢韦，1988）。

面对恶性通货膨胀，拉美经济改革的方向是由原来不完全的市场经济走向建立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在 80、90 年代，拉美国家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宏观经济和体制改革；改革的总体要求是相同的，即实现市场稳定化、原来由公共部门进行的大量生产活动的私有化、公共部门预算平衡和物价稳定化（苏振兴，2000）。

2.4 拉美国家恶性通货膨胀的启示

在经济思想上，经济管理者需对通货膨胀的危害性必须有客观清醒的认识，把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放在首位，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注意提防通货膨胀的惯性的出现（宋晓平，1995）。

在治理方面，通货膨胀是客观经济失调的综合反映，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因此必须综合治理（宋晓平，1995）。A·A·尼基福罗娃等（1997）通过总结恶性通胀国家的实践，同样认为在恶性通胀发生时需要制定综合性计划，且计划中应规定采取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措施以及社会经济性的措施。卡门·M·雷茵哈特等（2004）则强调财政政策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如果财政政策调节得不恰当，稳定阶段可能要花好几年，且即使实施了财政调节，也会过些时日才能低通胀水平，特别当货币作为名义支架来使用时；但不管选择何种货币支架，财政赤字的大福减少永远是稳定措施的重要内容。

此外，治理通货膨胀必须从全局出发，注意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宋晓平，1995）。笔者同样认为，在处理恶性通货膨胀时不能只从经济上考虑，还应考虑社会效应和居民的接受、认可度，社会问题同样重要；过于激进的政策如“休克疗法”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迫不得已之时才能发挥最好的用处。

3 基于通货膨胀预期视角分析拉美国家的恶性通货膨胀

笔者在查阅文献时，发现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家、政府层面分析拉美恶性通

货膨胀，较少从个体和企业层面探讨 80、90 年代拉美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和影响。故笔者在此部分尝试基于通货膨胀预期视角，从个体和企业层面出发分析通货膨胀预期在拉美恶性通货膨胀中所担当的角色。

3.1 理论基础——通货膨胀预期

通货膨胀预期是公众对今后一段时期内可能发生的通货膨胀及其幅度大小的事前估计^[14]。按照人们的预期程度，可以分为两种通货膨胀类型：一种为未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即价格上升的速度超出人们的预料，或者人们根本没有想到价格会上涨；另一种为预期到的通货膨胀^[15]。通货膨胀预期主要从微观层面改变经济个体的消费、储蓄和投资等行为，从而对一国宏观经济稳定产生影响^[16]。

3.2 通货膨胀预期在拉美恶性通胀中的表现和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现代化的过度追求，拉美地区的很多国家自 50 年代后一直保持着中高度的通货膨胀率，也就是说，通货膨胀是人们生活中的常态，而超前消费和对高水平消费下的虚假繁荣掩盖了通货膨胀的潜在的危机面貌。在 80 年代恶性通货膨胀期间，巴西人甚至总是自诩比美国人或欧洲人更加懂得如何在高通货膨胀下舒适地生活^[3]。由此笔者认为，尽管在恶性通货膨胀爆发之初，拉美的公众对高速的物价上涨水平始料未及，但在大部分时期内，拉美公众对未来的通货膨胀都有习惯性的预期。而部分拉美国家在通货膨胀预期和指数化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长期的高通货膨胀并最终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此外，通货膨胀预期还通过影响供需和结构进而影响通货膨胀的实际进程，且由此引发的社会紧张阻碍了经济管理者对恶性通货膨胀的调控。

1) 通货膨胀预期和供需

当拉美地区的公众有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较高时，对于个人来说，选择当下购买更多的产品比在未来消费的成本要更低，储蓄则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于是在这种预期的推动下，社会需求持续上涨。而在超前消费和追求高水平消费的心理影响下，这种通货膨胀预期无疑刺激了人们更疯狂的消费行为，社会需求因此上涨得更为迅速。且高通货膨胀率的预期还会使个人更积极地通过工会的影响力为自己争得同水平上涨的工资。而对于企业来说，预期到的高通货膨胀率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在失业率很高时，提高工资被企业视为对职工因遭受通货膨胀损失而得到的补偿^[10]，故企业并不会反对提高工资；但因此在生产中费用的增加最后都进入了价格之中。再加上长期依赖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制于进口产品和材料的高价格和比以往更高的人力成本，社会的供给难以和需求同水平增长，供需的严重失衡最终导致了“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的局面，并引起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

2) 通货膨胀预期和结构

在恶性通货膨胀发生时，由于物价水平剧增和社会各个部门的生产率的普遍下降，拉美地区的国家有些选择冻结物价和工资，也有些选择工资补贴等指数化以应对危机。当人们预期到自己的现有工资无法支撑日后的物价水平时，处于不

同生产率部门的劳动者都要求工资的同步增长以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国家选择哪一种方式,如果国家迫于工会的压力而对所有的劳动者的工资采取同样的发放方式,那么一方面,能力高和能力低的劳动者工资水平相近,不利于社会整体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另一方面,生产率提高慢的部门和生产率提高快的部门的工资相同,导致全社会工资增长速度超过生产率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17]。

3) 通货膨胀预期和社会

国家经济在恶性通货膨胀期间处于非正常的状态,而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国家经济管理者会使用较为反常、激进的手段以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很可能与国家采取行为后的实际通货膨胀有较大的偏差。且由于经济学家、国家管理者和一般公众的角度不同,大多数居民没有从着眼于长远的改革中看到迅速的积极效果,这就在客观上加剧了社会紧张^[10]。社会的抗议和动荡则又反过来阻碍经济管理者政策的推行,最后导致政策的失败或因用强制手段推行政策而导致社会和经济的进一步衰退。

3.3 预期到的通货膨胀成本

由于笔者认为拉美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预期的,在此只从通货膨胀可预期的视角,分析 80、90 年代拉美恶性通货膨胀的后果和成本。

1) 菜单成本

菜单成本理论认为,面对总需求的随机变化,厂商通常情况下并不随之变动价格,而是要首先考虑“菜单成本”,即编写新价目表和更换价格标签的成本、重新定价的会计成本、把新价格通知给顾客所必需的交通和通信成本,甚至包括信誉损失的机会成本等^[18]。因此,大多数企业价格的设置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是稳定的。但当预期到恶性通货膨胀将持续发生时,企业因价格改变的成本将远远低于保持价格不变而付出的高代价,所以企业必须每天甚至更频繁地变动价格,以便与经济中所有其他价格保持一致^[19]。但这样频繁地变动价格的行为是被动的,即价格的变动并非意味着企业利润的增加,而是为了保证企业能在恶化的经济环境中继续存活下去。所以尽管企业因此避免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由于没有更多的利润增长,企业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和代价。

2) 相对价格变动导致的资源配置不当

微观经济学家通常将相对价格视作经济决策的机会成本:包括消费者、生产者在内的微观个体在面临既定的约束条件下,基于相对价格的变化作出最为合理的决策和选择,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 Pareto 最优配置^[20]。笔者认为,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由于公众对未来持续增高的通货膨胀率的预期,消费者对更有吸引力的产品的需求将增多地更快,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将发生反常的变动。而由于通货膨胀扭曲了相对价格,消费者的决策又进一步被扭曲,市场也就不能实现最佳的资源配置^[21]。而当处于恶性通货膨胀中的国家选择指数化的运作以维持经济时,一旦指数化机制没能及时应对所有价格变动的影响,相对价格的变

动会因此更加失控。而“如果一种经济体制变得高度指数化,相对价格的微弱变化都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率的迅速提高。”^[3]。

3.4 启示

尽管通货膨胀预期是在微观经济层次上发生的,但微观层次上的个人和企业的行为却会最终对宏观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所以经济管理者在面对高通货膨胀时,必须考虑到通货膨胀预期在其中的影响,如果没能对通货膨胀预期做合理的引导,只是推行反通货膨胀措施便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参考文献:

- [1]卡门·M·雷茵哈特,米古尔·A·萨瓦斯塔诺.恶性通货膨胀的现实[J].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4(01):19-20.
- [2]杨纓.模仿行为是拉美恶性通货膨胀的温床[J].拉丁美洲研究,1987(02):42-45.
- [3]弗朗西斯科·L·洛佩斯.债务危机在拉美造成的后果:通货膨胀[J].拉丁美洲研究,1988(04):13-17.
- [4]卢韦.拉丁美洲严重通货膨胀的原因和影响[J].世界经济,1988(11):81-87.
- [5]朱行巧.“休克疗法”的成效辨析[J].世界经济,1992(07):69-74.
- [6]宋晓平.“拉美通货膨胀问题讨论会”在拉美所举行[J].拉丁美洲研究,1995(03):59+20.
- [7]高君诚.试论战后拉美资本主义的性质及所处阶段[J].拉丁美洲研究,1990(04):18-26+64.
- [8]陈芝芸.世界石油危机对拉美经济的影响[J].拉丁美洲丛刊,1983(06):14-19.
- [9]朱书林.几乎陷入停滞状态的拉美经济[J].拉丁美洲研究,1990(01):3-4.
- [10]A·A·尼基福罗娃,李学宇.通货膨胀与工资[J].国外财经,1997(03):33-42.
- [11]苏振兴.90年代的拉美经济:增长与动荡[J].拉丁美洲研究,2000(01):3-10+63.
- [12]苏振兴.拉美国家社会形势的近期演变[J].拉丁美洲研究,2000(02):44-50+64.
- [13]吴国平.通货膨胀持续恶化,调整措施逐渐趋同[J].拉丁美洲研究,1990(01):1-2+63.
- [14]杨明基 主编.新编经济金融词典.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
- [15]高鸿业 主编.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473.
- [16]李成,马文涛,王彬.通货膨胀预期与宏观经济稳定:1995—2008——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9(06):30-53.
- [17]高鸿业 主编.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478.
- [18]李智,崔校宁.解析中国农产品价格的非对称性与刚性——基于空间竞争模型和菜单成本理论的微观阐释[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06):34-43.
- [19]高鸿业 主编.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480.
- [20]顾标,孙丽君,许玲丽.相对价格变异性与通货膨胀——关于经验证据的一个文献综述及未来研究展望[J].浙江社会科学,2014(03):28-36+155-156.
- [21]高鸿业 主编.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481.